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菽園雜記卷一至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張采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菽園雜記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菽園雜記十五卷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事跡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陸釴齊名時號婁東三鳳其詩才不及泰釴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劄錄之文於明

代朝野故實叙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並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中間頗有考辨如元王栢作二南相配圖棄甘棠何彼穠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為乖剌而容獨歎為卓識又文廟别作寢殿祀啓聖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議發于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為主出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從祀尤昧於崇功

報本之義皆不足爲據然核其大致可採者
較多王鏊嘗謂其門人曰本朝紀事之書當
以陸文量爲第一即指此書也雖無變之譽
獎借過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乾隆
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菽園雜記卷一

明　陸容　撰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糉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龍船砲聲不絶葢宣德以來故事也丙戌歳礮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内官奏放礮上止之云彼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

上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聖德矣

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甞問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為何物也

甞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裀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挑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為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祭酒博士給事中修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懷挾監門巡綽所鎮撫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尚書二人次御試策題又次恩榮次第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奉天殿欽聽宣諭同日除受職名于奉天門謝恩二十二日錫宴于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采

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
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
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
名下籍狀與今式同國初制度簡畧如此今進士登
科録首録禮部官奏殿試日期合請讀卷及執事官
員數進士出身等第聖旨俞允謂之玉音次録讀卷
提調監試受卷彌封掌卷廵綽印卷供給各官職名
又次録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内府殿試上御奉天殿

親試策問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鹵簿于
丹陛丹墀内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
官捧黄榜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
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四日賜宴于禮部宴畢赴
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
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
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
石題名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它日謂之恩榮次第

又次録進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後録第一甲三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治某經字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凡某弟某娶某氏某處鄉試第幾名會

試第幾名

予奉命犒師寧夏內府乙字庫關領軍士冬衣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徧野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迴又有腦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盌皆胡僧之教也

予使跡所及歷趙秦伊周四王府朝見日皆有宴惟秦

王親宴于承運門品饌豐盛餘皆長史陪宴賓館成
禮而已聞秦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
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見爾敬重朝廷好言好事亦得
見聞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實有何益酒
殽已具必令人舁入觀之如不佳典膳廚役皆受撻
辱王之所以無失禮賔客者由太妃之賢也
各鎮戍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
有木實名榅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

香其味酸澀以蜜制之歲為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蹴鞠宣府愛而閹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其為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即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

為盤盂凡煮肉貯其中抄匀皆有鹹味用之年久則日漸銷薄甘肅靈夏之地又有青黄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陜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扆後有方石池中刻波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舉子以此自占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焚書秖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授兵書此焚書抗詩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車駕蒙塵敵勢甚熾羣情驟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衆囁嚅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以為然適兵部尚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衆心遂决景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

十一月初二日上為之黙然葢上所言者謂懐獻英所言者謂今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琞後改名有貞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為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温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即唐之華清宫故址山上有

玉女祠乃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壯麗今惟此池存焉上覆屋數楹四周甃以甓石其水寒煖適調清徹可鑑絲髮湯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佳勝宜莫如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官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為男女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遞官皆百戶為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葢其地無府州縣故也然居庸以北水甘美穀菜皆多環縣之北皆鹻地其水味苦飲之或

至泄利驛官於冬月取雪實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尋常使客罕能得也

吾蘇陳僖敏公鎰為都御史廵撫陜西時用法寛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髯呼為鬍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公諭以當復來始稍稍散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公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輙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

雖禁之不息也及公去有畫像事之者其得民如此

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宜然民

雖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

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德有以惠乎

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都指揮司整幼嘗結數惡少為義弟兄一人受挫

則共力復仇整嘗孿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

不力被脫去乃執其與劉某於官究整所在劉曰我

實殺之非整也衆証為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得末減發充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貲時整有老母故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玉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讜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徽字尚文南京人丙戌歲

予嘗師寧夏過寧州聞判官李某數中人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默志默恐同寮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為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尚文以備采取若為首則六科以次列名不容退避葢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舉徽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咨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為關中險要之地使城

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滻水從東入西出環繞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為平地迤邐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也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陜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廵撫時既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失禮甚矣况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過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

常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字以為與令乖覺意正相反蓋奏詞移文閒用方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即古之所謂黠黠豈美德哉韻書訓乖云戾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如與人相約諫君劾姦死難稍計利害則避而違之以自全反謂不違者為癡此正所謂乖角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閒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如何或

以豐美對閤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葢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連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一星士馮益讒之就逮亦棄市葢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慶陽西北行二百五十里為環縣縣之城北枕山麓周圍三里許編民餘四百户而城居者僅數十家戍兵僦屋閭巷不能容至假學宫居之其土沙瘠其水味

苦乍飲之病脾泄出趙大夫溝者味甘然去城十餘
里歲祀先師則取釀酒不可以給日用也驛廩稍供
稻米盂買諸慶陽粟一斗得稻米一升薪木則買諸
開城開城亦小邑去環八十里地有美薪其愈環可
知矣其古蹟則靈武臺在焉唐肅宗以太子即位其
處城之南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尚存居數日
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咸謹朴使之析
義理皆頗能之與談古今及它文事類莫能知嘗與

索韻書徧城中不可得蓋其地僻陋無賢師友校官來師者各以所通經授弟子或不久去則貿貿焉無能成其終者無惑乎人才之難也

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邠寧州縣督民種樹道傍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邠寧慶陽皆古豳地七月之

詩言蠶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

莊浪呇將趙㚢兒土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劃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㚢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為之備以是守邉有年則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

著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棃為圓果傘為竪
笠諱狼籍以榔槌為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為謝歡喜
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歷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
封侯食禄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
短在德厚薄非歷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
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寛
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

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歷數欽惟聖上應天眷命混一區宇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愨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小

技之人邪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
為恥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
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
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
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
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
義之為大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

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令為取寳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寳而易無用之小寳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邪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户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田粮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說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舉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録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於兹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

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滅絶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殄大祲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定出征軍官位高而禄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極夫厚斂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寛窮民之賦則天下

幸甚萬姓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
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録之欲心不知為山東某州
縣人後仕某官問之山東仕於朝者皆莫之知已無
官守言責而能直言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傅説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説操築於傅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詩築室百堵之築蔡
氏註説築傅巖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
築葢以版築胥靡之事説賢者不宜有此為賢者諱

故云然爾然孟屈去殷周未遠必有所傳況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為說諱乎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前輩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於墓誌表碣之類皆存之者蓋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其先崑

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墓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家蔵前人墓誌得洪武七年邑人盧熊所為錢瑞妻章氏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墓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蔵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郁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為其後戍薊州郁今為醫官錢氏則已絶矣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
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
髻小箇梳做揚籃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
予予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
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
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
山歌第一曲也

菽園雜記卷一

菽園雜記卷二

明　陸容　撰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嘗送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黄金自悞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於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為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

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去而成名者甚衆皆崔公之力也二公一以鎮靜為務一以伸理為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隷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予家時為里正亦在遣中將欲伸冤於廵撫公闗太倉查用純閑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廵撫與御史各領勑書行事

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才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寃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為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為民諺云事要好問三老信然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為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錠入手貼於座壁亡何

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温秉中家出以為覩予為之
惘然問所從來云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
之予默以為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
名予下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年
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
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
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

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田祿如何也
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蝴從
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
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
云蘇州奚昌元啓作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某貌美而
無髭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
爾何無髭鬚某對云公無髭鬚兒子豈敢有髭人傳以為

笑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者聞始於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為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禄食而已前代京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

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令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叙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

倦不如少任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蜕輕白如鵞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於地其一復甦其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生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蜿而動或恐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

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雹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語坐客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邪乃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舫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舊習舉業時嘗作詩說質疑一册近已焚去存其有關大義者一二云

蒹葭三章朱氏云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幸以苟得而

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得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其所以為邦之美士也如此說未為不可但詳味語意重在首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者贊美之辭耳

彤弓三章輔氏云大抵此詩云云疑此說非是葢載與櫜是藏之之事喜與好是貺之之心右與醻是饗之之節耳當重在首章

六月有嚴有翼謝氏云為將必嚴云云軍事不整疑

此說非是嚴敬二字相因豈可分屬將帥

甫田二章朱氏曰齊明犧羊禮之盛也云云祈年之

祭言之疑此說非是此章上下五句各以韻相叶而

互見其義耳非必報成之祭無樂以達和祈年之祭

無禮以備物也

思文無此疆爾界朱氏疏義以此句專指來年言疑

非作詩者本意此句文意正如魯頌之無小無大書

之無偏無黨皆是形容下文耳

臣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先儒說此二句太支離愈致窒礙惟劉須溪未有所言一句得之

玄鳥三頌多宗廟樂歌與風雅不同故其分節以音韻而不以義理如天命玄鳥至正域彼四方以商茫湯方韻為一節若義理則在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處斷分屬商之先后一叚者以音韻之協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正應上文天命帝命今讀詩者多不解此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査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査理査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問有索取之義票與慓同本訓急疾今以為票帖綽本訓寛緩今以為巡綽盔本盂也今以名鉄胄鐲本鉦也今以名釧屬又如閘朝閘班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與價直為價值足彀為足勾斡運為宄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牓文此則承譌

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已自方言各不同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令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為借用圈科非知書學者

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

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者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者

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嚥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

腎使不着寒見南人著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凉傷外腎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善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多從之游嘗與人曰爲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爲子須孝爲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嘗語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者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奕皆爲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

亦有見之言其徒嘗誦之有詰之者曰爲人而去其天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爲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不能答

古諸器物異名屭贔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頭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蛙其形似

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蚴蟉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蚴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

因録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户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覯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鈌第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歟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為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户以上或不滿萬户為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初亭侯次鄉縣

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葢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

葢亦不知此而偽為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一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一曜宋潛溪嘗辯之而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

三代之時人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非若後世富連阡陌貧無立錐其時田宅未聞餘欠也男則稼穡女則桑麻以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務本者不至乎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葢無不

足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事其長奴僕惟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畜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嬪妻妾各有定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其節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異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其時遷移之議何自而興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七十致仕出身遲速官職崇里之說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於是小道邪說以作雖有聰明

才智之士不能不為之惑何則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篤而狥物易移也

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収用亦有無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為奏請大率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名浄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内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浄者其同類

亦薄之識者以為朝廷法禁太寛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遇赦之日不必發遣種菜惡奏髡為僧私蓄髮者終身禁錮之則此風自息矣

吳中民家計一歳食米若干石至冬月舂白以蓄之名冬舂米嘗疑開舂農務將興不暇為此及冬預為之聞之老農云不特為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舂者多碎而為粞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

耗少故及冬春之

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師序理到之言也髡緇氏乃以不識浮屠字議譏之此可見文公高處葢是平生不看佛書然耳若稱沙門比丘之類則墮其窠臼中矣後人註身毒國云即今浮屠胡是也又如世俗信浮屠誑誘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之類皆襲之而作古者韓公也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娶

婦三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為養而娶況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安能待三月哉又如内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共湢浴猶為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為不易今山東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車載井綆出數里汲井無力者以器積雨雪水為食耳亦何常得盈䀄餘水以浴此類推之意者古人

大抵言其禮當如此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哥麥其穟無芒熟時遙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上一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事

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

杜子飲中八僊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為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船名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韋處士郊居詩云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谿烟萬條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誤也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然不若舊本江楓漁火為佳此皆刻本之悞也原本江楓漁火為佳

之下曰但不知繼自
改定定於他人爾

崑山吕寅叔家貧授徒為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户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不爽也可謂篤厚君子矣

陶浩字巨源太倉名醫讀書有識景泰間崑學教諭嚴先生敏妻病予時為學生遣迎巨源治之嚴杭人適其鄉人尚書于公加少保官其子為千户嚴極口譽

之巨源從容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嚴為默然巨源之識可想矣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及之而終無決斷盖見之不明也凡在内府出入者貴賤皆懸牌以别嫌疑如内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銅牌匠人木牌内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為榮

美之飾則朝廷待兩京為一體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況古者金魚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沈質文卿居太倉家甚貧以受徒為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視世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頗為優柔矣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璵僧會者嘗對客云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也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

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

予官南京時於一鋪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為無

意義多諱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為然衆乃服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僣擬以尊

之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

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前朝俗語相沿之舊習也國

初有禁

鎖鑰云者以其形如籥耳今鎖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

鎖近世所為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鎖合誤以開鎖具為鑰開鎖具自名鑰匙亦云鎖匙

菽園雜記卷二

菽園雜記卷三

明　陸容　撰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為尚書省之屬曹本朝六部為六尚書之公署唐以為省名今以為官名為不同耳唐尚書省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户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尚書左右

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郎分理庶務署覆文案則有主事令之六部特尚書一省之官户刑二部屬司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中書舍人通事舍人官屬頗多今革中書省止存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隷焉殿院殿中侍

御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改御史臺為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賢院弘文館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於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輒謂本朝官制冗濫其亦未之考邪

國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

西曰塗山後定鼎金陵乃設中都留守司於此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拓其舊址而大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廻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凉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廻一百八十里别為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

曰鳳臺曰大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平為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尋拓其故城規制周廻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成北曰西直然其時尚稱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始去行在字舊都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兩京之制於是定矣

崑山本古婁縣梁大同初改今名其山在今松江府華亭縣界晉陸氏兄弟機雲生其下皆有文學時人比之崑山片玉故名唐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地立華亭縣山始分屬焉今為松江九峯之一崑山縣治北之山自名馬鞍縣志引劉澄之揚州記甚明或有稱玉峯者葢擬之耳然崑山之神載在祀典其祠舊在馬鞍山東偏又似以馬鞍為崑山者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聞之鳳陽尹杜長云於此可見帝皇氣象包含徧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内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

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祖宗之法蓋蕩然矣

南京各部皁隸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皁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廵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仁廟為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謁之敬選故云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

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齎奉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番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闌山曰爪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邏曰吉里地悶曰滿剌加國曰麻逸凍曰彭坑曰東西竺曰龍牙加邈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剌曰花面王曰龍嶼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蘭曰阿枝國曰榜葛

剌曰卜剌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剌撒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渤泥國曰蘇祿國至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番風俗土產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㫤皆上疏論元夕觀燈事章調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陽州判

官李公歿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為南京大理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人有為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叅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為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有之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

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廵撫南直隷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為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逺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寛厚富家大戶頗被怜㦗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勑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勑書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託不同温顔遣之人服其量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何如云已昏然無所知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傍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魂之說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文

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稟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稟才於是見賢寧守身之節文皇待士之度兩得之矣

吳下每有鄉村小夫語言應對全不務實問其里居如安亭則曰安溪茜涇則曰茜溪石浦則曰石川芝塘則曰芝川𡇼塘則曰𡇼溪塗松則曰松溪但取新美

不知失其義理葢亭乃漢制鄉都之名如華亭夷亭望亭皆古名塘浦乃吳中水道之名川與溪則水出兩山之間大而駛者如蜀之東西川越之剡溪婺之蘭溪湖之苕霅等溪是矣蘇松之地平疇千里塘浦浜港經緯其間通潮處其水以時長落無潮處其水平漫如常與彼異矣必欲以川溪名之亦未為不可但亭與塘浦其名傳自古昔初非朝歌勝母之可憎栢人彭亡之可忌不知何辱於此輩而必欲更之邪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盌不許喫菜第二盌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好買猪雜臟名曰狗静坐以其無骨可遺也勸酒菓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菓一品可食名曰子孫菓盒獻神牲品賃於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没分節儉至此可謂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設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没得睡此法可取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

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揷花掛紅鼓樂道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吾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令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凡小說記載多朝貴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傳聞未必皆實如以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爲歐公者後世娶妻妹輒據以爲口實嘗考

公年譜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娶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三娶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奎之女行狀墓誌皆同是知此說好事者為之也此猶未為害事若某詩話記司馬溫公私狎營妓王荆公以詩戲之其為汚染名德甚矣蓋溫公固不為此荆公端人追之戲之恐亦非其所屑為也闕而不信為宜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娣姪從

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令人稱兄弟之子為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始見於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為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章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為愈也

歐陽公言餕餡之謪最為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卓作桌棹交倚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絶倒也

唐制尚書省其屬有六尚書即今六部是已故唐人結銜云尚書某部某官其稱尚書者省名也本朝六尚書乃六部官名六部之屬曰某清吏司各有郎中主之貟外郎主事為佐令人書銜往往蹈襲古式稱尚書某部某官者不講時制而專尚虛夸故也大抵古人結銜多實今人多夸如唐宋人於本銜之外書賜紫金魚袋或實食若干户之類盖其常得服用者近時京官使外國攝盛而行者則終身書賜一品服嘗

與修一統志者則書國志總裁前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後任在京祭酒者則曰兩京國子祭酒有嘗為美官而外補左遷革職者猶書前其官蓋眷戀未能舍也此雖細事亦足以觀人品矣

自三代而下縉紳介胄判為二途者久矣然綜理綱維其事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近代若宋之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州郡兵民之政國朝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

六部尚書一階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然什伍之兵官軍之食修固城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判而為二哉故國初委任權力重在武臣事無不濟承平日久無用武事則其勢自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不立兵威不振正坐此也使當時謀國者為善後之計每都司衛所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貳仍用武職除民事不預凡軍中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乎其可也

然律令有變亂成法之戒誰得而議之

當塗民部某業合帟事母孝母病瞽日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螃蠐蠱數枚炙以奉姑紿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明明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乃留之終身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為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圖

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為配許之居數年與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蟇避水上階其子戲之杖抵之落水後夫語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俟其出即殺其二子走訴於朝高皇賞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好事者為作蝦蟇傳以揚其善今不傳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者搜抉其下

而然適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黿上以黿與元同音益惡之於是下令捕黿大江中黿無大小索捕殆盡老黿逃捕者不上灘淺則以炙豬為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蓋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貫釣緡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豬婆龍云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即鼉也未知是否聞黿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然搜

抉江岸非其罪也夫以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遷就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興之時人之死於遷就者可勝言哉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朂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删正自為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葢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門自衒有少年
眷之因與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牀下五夜促
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復還以衣覆其妻擁塞得所
而去少年聞之旣與狎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
言其夫平昔相愛之詳明發別去復以莫期及期少
年挾利刄以入一接後絶婦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
報其夫歸乃摭拾素有讐者一二人訟於官一人不
勝鍜錬輒自誣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伏罪云吾見

其夫篤愛若是而此婦忍負之是以殺之法司具狀

上請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之

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

嫗為何許人嫗以蕪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蕪何如嫗

云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

附蕪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問其姓氏而去翌

旦語朝臣云張士誠於蕪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蘇

州一老婦深感其恩何京師千萬人無此一婦也洪

武二十四年後塡實京師多起取蘓松人者以此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愼重盖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詒笑於人而已嘗記初登第後聞數同年談論都御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釗云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為此矣衆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乆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云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

誥並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
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為之
毛骨竦然此議事以制聖人不能不為學古入官者
告而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徧觀而博識也
高皇一日遣小内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朴
當直對内使云老臣危素内使復命上黙然翌日傳
旨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為元死節葢
厭其自稱老臣故以愧之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鴉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斥弛之士多得放假人目為鴟鴉公以識之其後劉先生俊為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為鴟鴉之對

予嘗題墨竹以竹為草或云草以歲為枯榮竹耐久不彫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叙山之草木每以竹為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

奇
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
劉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
可知矣永樂中惟姚廣孝為少師洪熈宣德以至正
統間大臣為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
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淮數人及內閣三楊公
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
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

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謡曰滿朝陞保傅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壻家疑為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鞫之衆證

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日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為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及惟拾丸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上梁坐生大呼投丸礫擊之鬼出

牖去生觀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卧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醵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

寮友孫司務謙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王某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須臾不見里人訛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知為某村某家女被風

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霍霍他無所見身愈上風愈寒體顫不可忍其家盖舊識也翌日送歸乃復成婚

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觜謂鳥咮譌為角耳葢以為獸予之角則無鳥之咮鳥傅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韻書觜無釋鳥咮義不知何所據

也

成化壬辰歲陜西隴州雨雹大者如牛馬頭次者如盌小者如鵞卵人與牛羊馬驢被打死甚多禾苗盡壞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松庭叔父傳道其事云

菽園雜記卷三

菽園雜記卷四

明 陸容 撰

景泰皇帝即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今上時已在儲位矣明年為景泰元年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又明年册巳子為皇太子更封今上為沂王未幾太子薨災異迭見今南京吏侍章公綸時為儀制郎中應詔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内敦孝義一事尤為剴切

大意謂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册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羣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虚宜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充㧗懽聲洋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疏入上大怒逮繫詔獄搒掠五日體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獄遂少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禮部言

此事因併逮之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廷箠八十幾死且并箠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為禮部右侍郎尋改南京禮部轉今官

古人以病不服藥為中治葢謂服藥而誤其死甚速不藥其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勢或可為耳以吾所聞見者驗之中治之說有以也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為氣積投以

流氣破積之劑又令人以湯餅軸㬎之不効聞有巫降神頗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淛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蓬术之劑旬餘覺愈長亦以其不效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黙喜怒不形為兵部尚書日奏疏悉令屬曹正官具草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之

公退即閉閤坐卧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䀶不事事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名四司官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冐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部尚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事去位有福者葢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讖云

諸葛景江浦人嘗舒紙賦詩出思齋外及得句而入已有詩書紙上矣景怪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益怪之因稱為大仙日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焉嘗求一見書紙云不許及求之愈切乃期與莫會景自擢拉一友同候之至夜聞户外彈指聲開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矣杭州李知府端之壻夜起如厠不返家人覔之門闔扃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羣吏徧

索之不可得次日莫忽墜自屋角問其去來之故皆
不能知視其衣服沾汚有黄緑痕若草樹摩戞者然
莫知何謂二事聞之同年蔣御史宗誼諸葛益宗誼
之父執李則其爲推官時舊長官也故言之皆詳
唐章氏二女採桑母爲虎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
母得免南唐當塗聶氏隨母採薪母爲虎攫去持刀
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收母屍歸宋嘉祐中南昌分
寧女彭氏隨父入山代薪父遇虎女抽刀斫虎父得

不死事聞詔賜粟帛宋鄞縣女童氏虎銜其大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棄其母銜女以去事聞祠祀之永嘉盧氏女與母同行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宋理宗朝封其廟曰孝姑元餘杭姚氏母汲澗遇虎姚手敺虎脇隣人執械器以從虎置之而去元建寧官氏其夫耨田為虎所攫官棄餘奮挺連擊虎舍去負至中途而死事聞旌復其家元濵州人劉平妻胡氏同夫戍棗陽莫宿道傍夫被虎噬胡

以刀刺死夫脫至中途而死元至大間建德王氏父耘田舍旁爲豹所攫曳之升山父大呼王以父所棄鋤連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客有以劉平妻殺虎圖求題以類考之得此數人

朝廷禮制頒歷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既頒於内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歷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令每歲頒歷後各布政司送歷於内閣若諸司大臣

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為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廿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餽送内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歷可觀豈但山中無歷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殆不可革矣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者餘皆不禁大明門前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舁入嘗有不知此禁者文

臣家住闕西買棺闕東已而不得過乃從北上門過
繞宮墻而至其家亦有帶壽櫬上京知有禁寄門外
而止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禁以為
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返柩必由山
海城入仕陝西故者返柩必由潼關城入仕口外故
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矣
府軍前衛幼軍年六十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前奏
過疎放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

司引奏緝捉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司亦引奏予登進士時猶見之及為職方主事疏放幼軍緝捉逃官奏本皆封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而已盖尚書白公以為幼軍疏放多疲癃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聽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當煩瀆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為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是不但省事且得處事之義矣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恐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為然後為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之與論而寢且一歲得連遷予於是始信徐翁之言為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也

洪武中内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内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内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内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内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令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内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阯人云永樂年間差内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内官俱離

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廻避之且稱呼以翁父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粤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喝

難以妻弟為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為烏以陸為
路以閣為杲無入聲韻入聲内以緝為妻以葉為夜
以甲為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為屯以聰為村無
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為秦以性為信無清
字韻歛睦發三郡人以蘭為郎以心為星無寒侵二
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為庫山東人為趣陝西人為
氣南京人為可去聲湖廣人為處此外如山西人以
坐為剉以青為妻陝西人以鹽為年以咬為裏台溫

人以張敞為漿搶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非聰明特
達常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李文達公賢在内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
請說話文達語云聖上宣名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
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
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
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名耶曹云吾適病
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後有事司禮監只令

散本内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内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番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讐殺一時未能遥制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餂劒頂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外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羣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輙不報此蓋先朝制馭遠

人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偽承其緒而篡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得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為工部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藉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為得宜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為兵

部尚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問之密以奏草示南陽李公且求調䕶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為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為兵部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上以王公度忠邪太明白置之彼處恐或不静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慎

大同猫兒莊本北方入貢正路成化初北使有從他路

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為禮書奏
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北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
云故事廸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
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廸北頭目故只照他處
使臣相待耳北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之之體
諸司職掌職方郎中員外主事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
隍鎮戍烽堠之政其目有五一曰城隍二曰軍役三
曰關津四曰烽堠五曰圖本餘皆未載以今職掌事

件記於左方

整點軍士　奏報聲息此二事原隸司馬部即武選司今隸職方司

出征動調官軍　京營軍馬　京城門禁

五城兵馬巡邏　月報軍馬京營　季報軍馬京衛

歲報軍馬天下都司衛所　推舉邊將　舉用將才

邊將失機　傳報邊情　來降附人

敵中走回人口　將軍　勇士

民壯　弓兵　幼軍

土兵　嚮導　盜賊
鹽徒　漕運官軍　編發充軍
投充軍　軍伴　軍匠
内府幼匠　土官讐殺

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云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之類為親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云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為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

軍平羌將軍之類為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職掌汝充將軍與上項不同葢選軍民中之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旂所稱陛楯郎疑即此也凡大朝會若敵使入貢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着飾金介冑持金瓜鐵鉞刀劒列丹陛上常朝着明鐵介冑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籍田太學鑾輿出入扈從以行宿衛廵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國

戚者統之其常朝宿衛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直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尚寶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木嘗詢問已巳車駕蒙塵事有老百户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忽有梟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涸至此始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敵遥見軍馬移動遂羣譟而衝至未及

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為計相與枕籍於萬馬蹴踏之餘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鄺尚書等皆不知所存蓋北人臨敵必待人動彼才動使我師堅壁不移其敗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亦嘗七奏勸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敵帥額森乘勝入寇隳夷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京師矣蓋宦者喜寧非漢種土木之敗降敵為其嚮導故以後猖獗特甚也於時賴少保于公内總機宜外

修兵政而武强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奠安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叙此事謂嘗與敵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真耳

古人嗜味之偏如劉邕之瘡痂僻謬極矣予所聞亦有非人情者數人國初名僧泐季潭喜糞中芝麻雜米煮粥食之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内官秦力强喜食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人以為珍饌守

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騰貴一鼠可直銀一錢頗為地方貽害凡捕鼠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黄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烏鬼以捕魚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

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
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
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粮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
方民力疲獘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内
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獘力能行者嘗
為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
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
陪六駒産已廢矣有司莫肯為理予為覈實呈於本

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為掠美而寢之

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宜先以香物及蒼朮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眢井窨窖尤宜慎之御醫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窨窖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葢鬱毒中之也

相馬經相口齒止於三十二歲異相者壽五十四十然世罕有之京師李千户者馬死哭之人怪問焉曰此馬與予同年生予今六十歲馬死予死無日矣非悲馬葢自悲耳乃知物亦有稟賦特厚者固不可以常數拘也

昔公孫弘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

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覩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
歟使盲風怪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饑歲老弱將轉乎
溝壑矣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思天下有飢由已飢
之者又誰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當此之時為民父母不以由已飢之由已溺之之
心處之而泛泛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士至普照有
同兒戲具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回戾氣哉為今

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糴價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饑貸放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寃枉祭吏姦以禁賄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為之憂國願豐出於一念之誠則大士不須祈禱而慧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甚此松江僧順昌祈晴上府官疏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靈異及奉佛利益未有能自指斥其無益者國初名僧如復見心輩亦不

免此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為有同兒戲可謂超乎流俗者矣讀之起敬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駡陳公揪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絶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於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

書舍人峘陳公一怒之力也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為京官者因家京師嘗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貨悉令認留不取而去文正公之蔭庇後人矣雖暴客猶知愛之况他人乎

鳥鼠同穴之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為二山名頗疑之後訪陝西人莊浪山鳥鼠二物同穴同

穴而處遂為雌雄行者多見之葢仲黙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為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螽與蚯蚓異類同穴而交龍與馬交蛇與龜雉交螟蚣多與促織同穴淛東海邊有小蜯名瑣蛣殼中必有一小蠏失蟹則死皆異類也知此則鳥鼠之同穴無足怪矣

朱子註詩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黒色實圓重稜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嘗與北人論辨黍之形似

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即今南方名蘆粟北方名薥秫其幹名秫稭者是已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穄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北人謂黍為黃穄又名黃米粘膩可釀酒則黍之名穄明矣稷與黍甚相似但不可釀酒耳其註鶴云頂赤身白頸尾黑黑羽實生於翅非尾此皆一時之誤

都指揮本在外方面官京師各衛指揮有功陞都指揮而未得外選者或在京營管事或在各處守備仍於

原衛支俸其列銜皆云某衛帶俸都指揮僉以别京師無方面官此時制也又有軍職犯私罪者例該革任帶俸差操帶俸之名雖同其實無妨近者有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以帶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禮部於登科録列銜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權要之地而貶制度以順之也使生殺予奪自已出者以勢臨之禮儀制度欲不紊亂得乎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

不食糕父名晉肅子不舉進士最為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疏闊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用之

楊東里作棠杕似為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馮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蝙蝠毛毛黄紫緣崖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鴟貍首肉角斷箸使方而御之呱呱而鳴名曰負版遇之則凶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買以為佳致盃盛暑嚼雪誠不俗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學際遇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舉家當坐重辟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為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家

承奉昌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銘
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銘焉計
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
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不能保
其墳墓者有矣非國有恩典誰復為經營之先生之
歿百餘年矣而其良會如此於是益有以見秉彞好
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疏而有間也

菽園雜記卷四

菽園雜記卷五

明　陸容　撰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充之勲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孫安始一則黄縁緡雲侯一則黄縁汪直皆命由中出此亦政體一變也

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市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汎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過其門令人送名帖者遇黠僕應門則皆卻而不受亦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事此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是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聞天順間尚未如此之濫

也

景泰年間吏部尚書王公文戶部尚書陳公循皆以少

保大學士居內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

俱不中式二公交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

上不罪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欽賜舉

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

官謚文介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箑者

非是箑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葡萄説近於宣府李士常家見其自書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葡萄本中國名

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
種漢宫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
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此説有見又云其榦臞者
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
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
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
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似未穩屈伸以時人亦難曉
葢京師種蒲萄者冬則盤屈其榦而庇覆之春則發

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葢或種於庭或種於園所種不多故爲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凉等處深山大谷中徧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名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宫酒酣伸手扑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咲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

妻夜生子明宗陽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録於鄉人過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直學正家閱福建閩縣志書始知爲閩人俞應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塘瞿宗吉歸田詩話及袁忠徹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爲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

詩中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沙漠後事應則其國初人與本朝自已已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爲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又有協守分守遊擊等官其制尤爲縝密但近來添設頗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古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永

平太平寨青山營蛾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黄花鎮紫荆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内官武官稱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責内官之設既非令典令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况此輩原無禄食太平之時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將臣彼亦無能爲也或犯吏議朝廷又多原之軍力之疲敝軍政之不修有由然矣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愜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導叔簡爲尚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酧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票名之設戾於告示亦愚弄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爲近侍之列

則尚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七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令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訓禮有緣人情起者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爲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其能行之乎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内必

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益其時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内屏去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

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新惜乎令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望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遂使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佛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令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臞僊最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

莫有覺其非者

天順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㫖遣使臣下旱西洋曰哈哩地面曰賽瑪爾堪地面曰哈什噶爾地面曰阿蘇地面曰吐魯番地面曰哈密地面曰奇木加色稜處各正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事或都督或都指揮等官皆有主名矣居無幾何寢而不行或云李文達公之力也此事一行朝廷爵賞靡費固不可言而沿途軍民勞苦損費亦何紀極況異

時啟釁又未可知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謂仁人之言也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爲應辭其來遠矣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蒙古人立

三千營内有坐營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阯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令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别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

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遇出征即量調以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衛并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為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

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葢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叅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葢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答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顔慰遣之此葢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輙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

青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凌虐鄉里死葬後人發其屍支解之懸於林木濬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至甕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嘗聞之僚長張文謹云

嘗聞火雞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剔腹取脂脂復生又見列子等書言昆吾之劍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鮮不灰之木火爇不壞皆未之信近日滿剌加國貢

火雞軀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燃炭駕部員外郎張汝弼親見之甘肅之西有餋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予所親見也火浣布友人淩季行有一縷如指不灰木譯史劉梗有東帶以火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切玉之劔益或有之特未之見耳

聞都御史朱公英云廣東海邋虎近海處人多掘岸為坡候其生前二足緣坡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

俱上坡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聞按察使孔公鏞云廣西蚺蛇其大者皮甲鱗皺雜生苔蘚與山石無辯獐鹿誤從摩癢則掉尾絞而吞之土人取其膽則轉腹令取畧不傷囓後復遇人取膽仍轉腹以瘢示之人知其然亦不復害也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署名字文寸許一郎官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

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爲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爲王兵侍偉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廵撫官會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爲首今皆首内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

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稱則近年始
及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
總兵之稱又出自御筆矣盍內閣大臣非止養望而
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主糾察一與會議雖
謬誤不復可言矣拉使與議殆以箝其口耳各邊總
兵掛將軍印奉制敕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
當先令朝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
所謂總兵官葢指掛印征進者若京師六軍總於天

子非臣下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

然一成而不可變矣

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爲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糓非倍收於昔特以國初籍入僞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强兼併没入者悉依租科税故官田每畝有九斗八

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宣宗明燭是弊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況鍾抗章上請得遵優旨共減稅糧七十二萬餘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卹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汔可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無之加以運漕虧折陪貱不訾民復困瘁況沿江傍湖圍分時多積水數年

不畊不穫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税者類皆重額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京師鉅剎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為朝廷香火院餘有賜額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有所請託結納皆僧官為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以此京衛武學之東智化寺大監許安輩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順間主之者僧官然勝讀書解文

事時閻禹錫以國子監丞掌武學事勝則往拜焉禹錫托故不見他日饋茶餅卻之以詩投贈又卻之終始不與往還禹錫可謂剛介之士其賢於人遠矣

湯都指揮胤績博學彊記論議英發為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妄眼空時輩於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賢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頗號險要適叅將負鈌兵部

以脩續舉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呼酒共飲適報敵數騎薄城下脩續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番雛來與觀也方出城未遠有番伏溝中一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為將官夸大輕率之戒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近時一進士素出入閻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痿吉

士自譽善醫具藥瀋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鐍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强啓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墼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耶命毆之通跪請乃令自擔其二篋去時人爲之語曰洗鳥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爲沮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文莊葉公廵撫兩廣時素與丘内翰仲深不合丘每投間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萁嘗短葉於丘丘因爲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辜之民爲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益張萁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丘之不察也丘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日錦衣吕指揮貴湯都指揮膺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内閣於先生無忝

文達撫然曰與中笑我乃爲入閣地耶及大藤峽用兵敕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其先入之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幷山東山西河南州

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嘗以爲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戸部事體窒礙不果行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清益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戸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

者不悟也錦衣馮鎮撫琺中官家人也亦頗讀書其家玩器充聚與之交者以馮清士目之成化初爲勘理鹽法差揚州城中舊家書畫玩器被用計掊掠殆盡濁穢甚矣吾鄉達有爲刑部郎者素與往還亦嘗被其所賣馮死後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可不知也

山西石州風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議婚定禮納幣率如生者葬日亦復

宴會親戚女死父母欲爲贅壻禮亦如之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爲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晋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禄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葢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於平原廣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禄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

行軍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廼者都御史李公賓亦以戰車爲言兵部重違其請嘗令成造試之不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戰車之名王云是名鸕鷀車蓋謂鸕鷀啼行不得也李聞而恚之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爲珍藏焉

此等事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

楊文貞公在内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

一日中宫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太后聞公

無命婦令左右名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

其貌旣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内製首

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

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

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

以尚寶卿陞是官文徵明云文貞薨世時郭夫人猶在且不聞有封贈之說或他日以導推恩容或有之　榘按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即此婢也朝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録内安得云無此說也衡山公一時偶未之考耳

詩螮蝀在東釋者以爲天地之淫氣或以爲日光射雨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醬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不爾則致消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旁眢井時時出虹叔父頗健狠率僮掘之深丈餘見一肉塊大如釜無首尾蠕蠕而動欲煑之家人

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矣虹蜺螮蝀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又虹字北方人讀作岡去聲今吳中名鞭撻痕亦用此音其即此字耶

占卦者以錢代蓍其來久矣舊以無字一面爲陽有字一面爲陰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爲面爲陽無字爲背爲陰有儲水者以爲古銅器物款識皆在背如鏡是已予按此說非也錢之有文爲錢設也今印信與宮衛銅牌皆然錢背閒亦有一字者印背有鑄造年

月字銅牌背有號數字若鏡之為器主照物不重在
文豈可以此為律邪
初過呂梁洪沽頭閘直沽不知洪沽字義後考之石阻
河流為洪方言也又蜀人謂水口為洪梓潼水與涪
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縣若沽乃漁陽水名今直沽
雖與漁陽地相近然註云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則
又非矣所謂直沽沽頭蓋水道之通名亦方言如漊
字本雨不絕貌今南方以為溝渠之名北人則不解

道也

病痔者用苦蘵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撩苦蘵頻頻揉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曽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效故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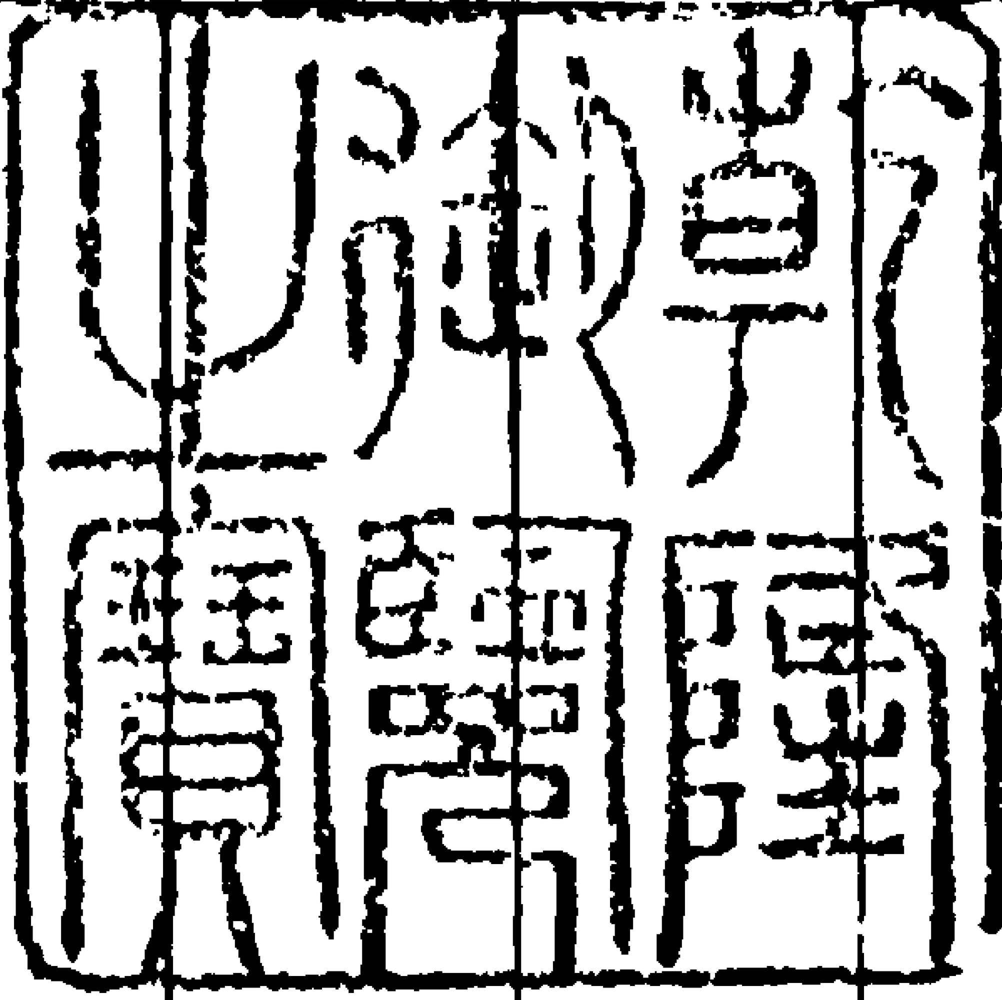
蘵一作莨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支禧字有禎篤行之士嘗言星辰雲物天之章也

令衣段織雲者庶民皆服之五糖七糖席面内有糖

人是人食人也有賢者在位當禁之言雖迂甚有理

致



菽園雜記卷五